

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



办公室进化史

Nikil Saval

[美] 尼基尔·萨瓦尔 著
吕宇珺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万物]

Nikil Saval

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

隔间

办公室进化史

[美] 尼基尔·萨瓦尔 著

吕宇珺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GEJIAN: BANGONG SHI JINHUA SHI

CUBED by Nikil Saval

Copyright © 2014 by Nikil Sava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0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 （美）尼基尔·萨瓦尔
(Nikil Saval) 著；吕宇珺译。—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8.5

书名原文：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

ISBN 978-7-5598-0609-3

I . ①隔… II . ①尼…②吕… III . ①办公室—
历史—世界 IV . ①C931.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502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夷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13.125 字数：360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成
为
更
好
的
人

我知晓铅笔那无情的悲伤。

——西奥多·罗特克¹
《悲伤》(Dolor)

尊敬的各位先生：

我是一名穷困的失业青年，我的名字叫文策尔。我在寻求一个合适的岗位。在这里，我冒昧地向各位打听，真心地诚恳地：在你们空气清新、明亮宜人的房间里，是否还有这样一个岗位。我知道贵公司宽敞壮观、历史悠久、富丽堂皇，因此我愉快地设想，在那里有一个舒适美好、轻松愉快的小小位置空着，可以让我坐下，就像来到温暖的小天地那样。

——罗伯特·瓦尔泽²
《求职》(The Job Application)

-
- 1 西奥多·罗特克 (Theodore Roethke, 1908—1963)，美国诗人，被认为是同时期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书中脚注如无特别说明者，均为译者注。
 - 2 罗伯特·瓦尔泽 (Robert Walser, 1878—1956)，瑞士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的大师，在欧洲同卡夫卡、乔伊斯、穆齐尔等齐名。在世时读者稀少，被《洛杉矶时报》认为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作家。受到卡夫卡、本雅明、黑塞、穆齐尔等诸多作家推崇。

权威推荐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杰出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思考的议题包罗万象……萨瓦尔是位精力旺盛的作家，且在下笔之前经过了缜密的思考。他之所以能够超越大部分，甚至是那些最好的非虚构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叠加。每一份信息，进入萨瓦尔的头脑之后，都会被翻来覆去地研究和分析。整个过程完完整整、毫无遮拦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令人印象深刻……文字优美……读起来畅快愉悦……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萨瓦尔在他这第一本著作中，记录了美国办公室的进化史：办公室是如何从最开始闷热、监狱般的小房间一步步演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同时，萨瓦尔仔细思考了办公职员的变迁：从缺乏男子气概的新鲜群体发展到今日遍地都是的普通人群。为了做到这些，他综合了相当多的书籍、电影、文章，以及第一人称叙事资料——这些资料记录了对白领工作演变有着深远影响的众多历史驱动力和思想体系。书中涉及建筑学、哲学、劳资纠纷、阶级冲突、妇女运动和技术进步等领域或

事件。萨瓦尔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整体，然后展现给读者。这些内容若处理不好的话，是很容易写得极其凌乱或极其无聊的。为了书的生动性，萨瓦尔在文字中将娴熟的分析能力和寻求答案的好奇精神融为一体，使得非严肃的读者都能很好地读懂那些重要且难懂的概念。

《书坛》(Bookforum)

《隔间》既丰富又幽默，人们阅读时能感受到出人意料的魅力……非凡之作……属于那种书——你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看到有洞察力的内容，精彩到让你忍不住想把公车或地铁上坐着的陌生人一把拽起跟他分享……这是部文字优美、内容新颖、不可或缺的杰作。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写工作的书有许多……但是《隔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该书向现代工作者所经历的历史投去了趣味盎然的一瞥，这一瞥反过来又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养料。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全面细致，是部用心之作……萨瓦尔的写作既勤奋又高效，为我们展示了：办公空间的演变，是如何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劳动力大军中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平行进行的……萨瓦尔是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他遣词造句的天赋之高，如果他是“组织男女”的话，肯定早被解雇了。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巧妙的整合……精细、老练。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非常清晰易懂，十分妙趣横生。

每日野兽网 (The Daily Beast)

……《隔间》一书妙趣横生，书中满是精彩的事实呈现和深刻的观察分析。美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天这种白领的未充分就业形势和经济的不安稳状态的？任何对这个议题有过思考的人都必须读一读这本书。

沙龙网 (Salon)

过去的一周，当我拿着尼基尔·萨瓦尔的《隔间》四处转悠，许多人向我投来意味深长的微笑。于是我就解释说：“书是介绍办公室历史的。”然后许多人就会说：“噢，那好无聊啊。”可是这书并不无聊啊。

相反，《隔间》有趣得很……萨瓦尔的这本书在两大主题之间灵活切换：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办公室实体结构的进化，以及过去一百五十年里“白领”工作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隔间》包罗万象，从摩天大楼的兴起谈到办公空间中女性的进入历程，从二十世纪中期对整齐划一产生的焦虑情绪（所有人都身着灰色法兰绒西装）谈到硅谷那些跟大学宿舍似的“好玩的”工作环境。萨瓦尔对所谈之事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这令人愉悦。因为大部分关于当代办公空间的文字都

在呐喊着革命性的创新，这实在可疑。畅销书作家们在面对办公室设计和公司管理的那些个小花招时，往往丝毫不做鉴别，就跟喜鹊扑向闪闪发光的垃圾一样一头猛扑过去。

《国家》 (*The Nation*)

……了不起的作品……漂亮的呈现……章章出彩，尤其是涉及办公室性别议题的内容……文字简练优雅，思辨认真热烈。

《快公司》 (*Fast Company*)

萨瓦尔的书……在这些年出版的流行历史书籍中脱颖而出，谈论了同我们大部分人（根据统计数字）相关的话题。

《出版者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令人愉悦的阅读体验……萨瓦尔对流行文化中关于办公室和办公者的代表作品的解读为读者提供了生动且揶揄的观点。

《当今时代》 (*In These Times*)

作者带着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快乐的历史之旅：带着读者一起看了看现代办公空间这个被反复讨论和过度设计的世界。

埃德·帕克，《个人时间》作者
(Ed Park, author of *Personal Days*)

任何坐在办公室的人都得读一读这本书，任何有幸逃离办公室的人同样如此。

本杰明·昆克尔，《举棋不定》作者
(Benjamin Kunkel, author of *Indecision*)

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写这个？我们需要这样的书。算了，就算有人写也写不了这么好。《隔间》是最好的写作和最好的思考才有的那种必然性和偶然性之结合。

艾丽芙·巴图曼，《着魔者》作者
(Elif Batuman, author of *The Possessed*)

尼基尔·萨瓦尔简直是大明星！他对办公室的研究堪比福柯对监狱和医院的研究：透过表面上静态的、纯粹功能性的、明摆着的机构，看到了丰富的人类故事；这故事中有好意，也有恶意，有运气，也有历史趋动力。阅读《隔间》就像是观看一场神奇的魔术表演：办公室那些最最枯燥的地方神奇般地成了最最好玩的东西。我希望他接下来能写写等候室。

序 言

这段影像来自监控录像，因此画面粗糙、安静无声，且视角固定，但我们可以轻松认出这里的场景：这是农耕地一般的地方，只不过充盈其中的不是一块块农田，而是一个个办公格子间，忙碌其中的不是农民，而是办公者。他们拥挤在格子间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一个个窝在一间间由日光灯照明的小小隔间里。一名身着衬衫、打着领带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是他的一名同事，蜷缩在文件柜前翻找文件。时间流逝，眼前的景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突然，蜷缩着的男子抓起一捆文件，用力扔向他的同事。随后，这名男子举起他笨重的电脑显示屏——来自另一个年代的阴极射线巨兽——他的同事往后退了退。电脑显示屏摇摇晃晃地冲向了隔壁的格子间，砸到了一张办公桌的角上，然后弹到了地面上，冒着烟。面对这个情况，这名男子神态自若、冷静异常，随后又从地上捡起更多的纸，向远处呆若木鸡的同事们瞄准，胳膊发出咯咯的响声，然后将这些纸甩向这些人。文件纸在空中飘散开来，就像是巨型的婚礼五彩纸屑。然后他站上办公桌，开始踢起将这办公室切割成网格状的薄薄隔板，隔板被踢变了形。躲在角落里的两名同事用手机录着这名男子的行为。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揣着怒气，但身体柔软轻盈，好似芭蕾舞者。他又从一张桌子后抓起一根大棍子，然后开始砸向复印机。终于，其中一名同事鼓起了勇气，从他身上夺过了棍子，并跟他扭打了起来，将其

打倒在地。这名男子被缴了械，按住在地上，最后被一支电击枪所制服。在最后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他像婴儿一般，扭动着，抓挠着自己的肚子、领口和领带。



2008年6月，有人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上分享了这个视频，并配着一句话：“一段极致暴力的隔间监控视频，每一位格子间办公者的幻想。”随着时间推移，这段视频在网络上病毒式地传播开来，这时，当时躲在角落里拿手机拍摄的某个人也将他拍的视频放到了网上：新的视频有了声音和颜色，将办公室令人恶心的牙膏绿墙壁更好地带到了观众眼前；将雪花般散落的文件纸中人们的尖叫声更好地传到了观众的耳朵里；并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了那位男子在他最后的反抗中表现出的痛苦和兴奋。但这些都不能与原始监控视频从上至下的全景式镜头感相比：通过这个，我们轻而易举地看到这个办公室是多么拥挤，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明白此种愤怒在这里滋生发芽是多么理所当然。“这哥们酷极了！”视频的第一条评论这么写道，“他真正懂得什么叫活着。他的那帮狱友真该一同加入这场反抗。”最后不可避免地，当这个视频点击量超过几百万时，就有人出来说视频是伪造的（现如今谁用的不是扁平的液晶显示屏啊）。但是不管这个视频是真是假，它确实戳到了人们的痛处。不管人们觉得这视频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有一点是共同的，用一个博主的话来讲，那就是——“内心深处，每一个打工者都希望这视频是真的”。



1997年，斯蒂尔凯斯公司（Steelcase Corporation）对格子间办公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3%的人想要换个工作环境。2013年，悉尼大学两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情况在这些年中并未有过什么变化：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间办公者（人数大概是办公室工作者的60%）对自身工作环境最为不满。（不出所料，独立办公室内工作的办公者是这些人中对工作环境最为满意的。）多年来，这股对办公空间和办公生活的不满已经渗入了更广泛的文化范畴：挑衅，冷嘲热讽，不多的胜利，更多的失败。在电影《办公空间》（*Office Space*，又译《上班一条虫》）中，某家科技公司里怒气冲冲的三人群体将他们对公司裁员的不满发泄到了办公室的打印机身上。他们对打印机棒打脚踢的。（你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许多类似的模仿视频。）在埃德·帕克的《个人时间》和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的《我们走到了尽头》（*Then We Came to the End*）这两本小说中，对电子邮件撰写礼仪的讨论成了一种准学术性的话题；发现早餐会议时还有剩余的免费百吉饼可以吃，竟成了办公日常生活里的亮点。两本小说都用了不带感情色彩的“我们”来进行叙述，更好地传递出了当代白领生活图景中消极的一致性和冷淡的无名感。在电视剧《办公室》（*The Office*）英国原版中（后来美国、法国、德国、魁北克、以色列和智利均有翻拍，瑞典版本和中国版本正在制作中），有个角色竟把订书机放进果冻来作弄他人。而丹麦作家克里斯蒂安·云格森（Christian Jungersen）的全球畅销书《例外》（*The Exception*）则将“办公室政治”的概念用到了极致。书中，办公者互相钩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



电影《办公空间》中三人群体正在破坏“充满压迫”的打印机。Photofest 供图

当然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漫画《呆伯特》(*Dilbert*)。《呆伯特》将办公室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无趣和无聊变成了简洁明了便于携带的讽刺作品。后来这漫画能发展出各种周边产品也是可以理解的。呆伯特桌面日历、呆伯特马克杯、呆伯特鼠标垫和呆伯特毛绒玩具（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购物网站的“格子件”[Cubeware]版块找到）在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而这种千篇一律、恒久不变，正是漫画《呆伯特》擅长讽刺的对象。尽管《呆伯特》有时候阴郁黯淡，但是翻看整部漫画是一种简单甚至人文的体验。这种感觉被电影《办公空间》里的一个角色用非常简单的话描述了出来：“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或者你可以化用卢梭（Rousseau）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¹

¹ 此处化用的是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巴尔扎克说过“幸福没有历史”，办公室也没有。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说：“白领蹑手蹑脚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白领工作的地方也同样悄无声息。而其他诸如工厂等工作场所，来到世界的时候可是伴随着咣当声和鸣笛声的，动静颇大；独独办公室毫无声响。到了20世纪中期，也就是米尔斯写作《白领》这本书（时至今天，该书仍旧是系统详尽阐述这个主题的唯一一本书）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几乎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最大的组成部分。然而，办公室到底从哪里而来，这依然是一个谜。或许是太乏味平常了吧，所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好认真研究的。

人们最初是在19世纪中期注意到了办公室。最初这些地方被称作账房，跟几百年前意大利经贸商人的办公室没什么区别。这些地方小而舒适，或者起码是小的吧。“斯克鲁奇¹账房的门总是开的，为了能随时监视办事员的工作。可怜的办事员待在一个油箱似的阴暗小房间里，誊写着信件。”人们意气风发地来到这里工作，等到走出这油箱般的地方时，早已佝偻萎缩。在这油箱般的地方，那么多的劳动却好像只生产出了文件。最初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办公室是必需的。商贸是高贵的，惊险刺激：商贸是场探险，它能带领人们走向富贵繁荣。

然而办公室却是虚弱空洞的，最重要的是，还很无聊。办公室里

¹ 斯克鲁奇（Scrooge），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级资本家兼骨灰级吝啬鬼，见小说《圣诞颂歌》。

的生意是干燥沙哑的。然而正是这份无聊和令人乏味的体面感，使得办公室成为20世纪一大不可或缺的话题基础：各种关于中产阶级的美言，各种关于稳步向上爬升的职业承诺。这个阴暗小房间里的小小办事员说不定有一天就登上了人生巅峰；这窝在杂乱账房里的小小会计，今天还在这里处理着各种数字，明天说不定就在勇气的带领下成了CEO；待在格子间的码农说不定就一路码进了董事会。不论出现怎样的变迁，办公室带给人们对于职业发展的持续希望，和对稳定体面生活的保证，是其他任何工作场所都无法企及的。

换句话说，办公室从来都不该是无聊的代表。事实上，自20世纪初期，办公室就成了美国职业生活方面最具乌托邦精神的理念与情感的策源地之一。20世纪初期，办公室开始从最初的模样扩大成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庞大的繁华生意的行政中心。彼时，办公室为人们提供了从另一个无聊乏味的代表场所——工厂——逃离的可能。诸如路易斯·沙利文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建筑师设计出了办公大楼。这些大楼内部规整高效，有如生产流水线，只不过少了身体上的危险和辛劳，也因此更能体现出社会威望。到了1950年代，职场新人男孩（也可能是新人女孩，虽然概率小许多）已经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自己一步步攀爬职业阶梯的画面。在这画面中，他或者她手中的权力不断增大，底下供其使唤的部属不断增加。

20世纪中期的美国，白领工人所获得的威望和象征的权力是其他所不能提供和赋予的。而一些白领工人身居的场所——诸如利华大厦和西格拉姆大厦——也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到了1960年代，管理学理论家们开始畅想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群体，即计算机科技发展下的“知识工作者”：这些白领受过良好教育，是具备创新能力的职业人，他们用“思考能力”来换取报酬。从致力将室内办公室

环境同文书工作的流通相配合的、来自德国的Bürolandschaft¹，到罗伯特·普罗帕斯特设计的由可移动模块构成的、为思想活跃无时无刻不在苦思冥想的未来办公者提供的“行动式办公室”，办公室设计理论家则为这群“知识工作者”设计出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办公室布局。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狂热幻想，各种乌托邦式办公空间更是源源不断出现：仿若微型城市一般的办公场所，有着保龄球场地的办公场所，堪比大学校园的办公园区，犹如布置过的家庭车库或娱乐室的小而舒适的办公室。随着21世纪初期远程办公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设计师和理论家开始警见实体办公室本身的终点。实体办公室将被隐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坐在咖啡馆和起居室里、连着互联网的办公群体所取代。一家名义上位于印度孟买的公司，员工可能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待着，穿着睡衣睡裤就可以参加公司的网络会议。

然而拉近了看，就会发现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好。照搬工厂车间的模式，使得办公室工作也变成了麻木的重复性劳作。20世纪中期的中层管理者感到自己的精神被上了枷锁，成了一个“组织人”，他的灵魂被公司俘虏了。而女性进入白领阶层之后，则往往被分配到行政或秘书方面的岗位，这就很难往上升职，并且还饱受性骚扰的困扰，陷入了一种双重的附属境地。而办公场所本身则遭到了无穷无尽的复制：每一栋优雅的西格拉姆大厦都会有十多栋劣等的山寨作品争相模仿，内部装修缺少人性温暖。人们试图修复这些问题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德国的“办公室景观”造成了乱糟糟的工作环境，让人无法专

¹ 即英文中的“office landscape”，即“办公室景观”。